

第一回 聞秀才結社題詩 方按院游山訪婿

詩曰：

何人不願鳳鸞儔，君子吟詩賦好逑。
四海求鳳須有賦，十年不字獨含愁。
太真玉鏡非終計，賈午奇香自古羞。
堪笑淫奔無賴者，於今亦浪說風流。

詳說正德年間，江南蘇州府有個秀才，姓聞名友，表字相如，是蘇州有名的大家，住在胥門裏。父親聞悅，是個舉人，一生正氣，做過一任知縣，因秉性剛直，不會奉承上司，又見宦官擅權，掛冠而歸。母親胡氏是金陵上元人，也是大家，母舅胡完堯，現做刑部郎中。聞公夫婦在三十歲外，纔得聞生，自此以後，便沒得生子，夫妻兩人便分別掌中之珠一般珍愛。

聞生自小生得聰明，眉目清秀。四歲上學，過目成誦，到十四、五歲便無書不讀，不獨文字精通，亦且工於詩賦。聞公在林下，專以課子為事，請了一個先生在家。這先生姓杜號了翁，是吳下名士，專好飲酒賦詩，時常與聞公唱和。聞生自幼看見先生與父親做詩，他也就私下學做，所以極做得好詩。

一日，先生社裏傳幾個題目來，正在那裏苦吟。聞生把他題目取來一看，只見都是些蘇州古跡：館娃宮，響屨廊，琴臺，西施洞，玩月池，玩花池，吳王井，硯池，香水溪。先生做了幾首，還有“吳王井”、“香水溪”幾個題目不曾做。他就技癢，研起墨來，不消一盞茶時，就揮成一首“吳王井”的絕句：

金輝涌寒波，玉泓開素練。
青山倒影來，疑是芙蓉面。

纔做得完，被先生走來看見了，大加贊賞說：“你後來決當以詩名世。”就遞與聞公看，聞公也不覺大喜。自此以後，遂不禁他。但是父親、先生做詩，他也便依題出韻，酬和幾首，往往兩位老詩人倒不如他的。到了十六歲上，就進了學。許多人家來與他說媒，聞公就要替定親，他說：“孩兒年紀尚小，此時正好讀書，若娶了妻子，未免分心；且立志中了之後，方纔娶妻。”聞公聽得此話，十分歡喜說：“你既有志如此，我也不強你。”故此雖有媒婆來說，只是不允。

聞生止是吟詩作文，與幾個好朋友往來。一個姓富名谷，號子周；一個姓王名之蕙，號楚蘭，都是少年名士。富子周的父親是個進士，卻沒有一些公子氣。王楚蘭是個富家，家道殷實，父親向在揚州開個緞鋪，他卻愛讀書。都比聞生長些，意氣相投，是他性命之交。還有個杜伯子、方石生，都是社中朋友，也相好的。彼此詩文往來，十分契密。

一日，正值三月初旬，牡丹盛開。聞生叫家人把布蓬遮了四邊，都把細竹撐起。那牡丹高低疏密，馥郁非常，聞生賞玩多時，不覺詩興大發，就叫小廝燕喜取筆硯來，對著牡丹，吟成《古風》一首：

姑蘇三月春無主，桃花落地柳花舞。
草堂晝靜午未開，卷簾幾度清明雨。
雨過蒼苔花滿園，紅明綠暗鶯聲繁。
牡丹初綻大如盤，幾枝偏傍南窗暖。
亭亭凝笑復含羞，我一見之魂欲斷。
姚黃魏紫不足愛，丹霞剪作神仙佩。
國色寧容蜂蝶侵，天香未許芝蘭配。
日照露泫無不佳，臨風映水猶多態。
主人惜花惜欲死，日日花間坐不起。
若使花神解舞時，謝公何必東山妓。
名花艷艷不辭紅，對花莫使酒杯空。
今日花開不盡醉，明朝花落生秋風。
君不見，風吹花開還吹落，今日花開不如昨！
可憐人面不如花，安能常向花間酌？
向花飲，對花歌，日月疾如東逝波；
人生不飲奈花何，花乎花乎奈爾何！

吟罷，燕喜便將松茗一杯送與聞生道：“相公請茶！”聞生接茶在手，便想：“有此名花，不可不邀二三知己賞鑒。”適逢門役來報：“富、王二位相公在外邊拜訪。”聞生喜之不勝，連叫：“請進來！”一面親自迎將出去，道：“二兄來得卻好。寒家牡丹盛開，小弟不敢自私，正欲遣小僮奉請，不期二兄光臨，花之幸也！”富、王二人道：“不敢！此來是弟輩之幸也。”遂同聞生進坐於花下，大加稱賞。

聞生一面叫廚下整治酒餚，一面差燕喜往杜伯子、方石生家去，說：“富、王二位相公在我家賞牡丹，立候二位相公赴席。”不一時，二生齊到。敘禮方畢，便道：“子兄與楚兄幾時到的？先我飽飫名花，少刻當先罰一大觥！”富子周道：“弟原無心同楚兄到此，適逢佳會，因不敢獨佔花魁，故在此候兄。來遲者當罰！”聞生笑道：“且盡小弟之意，罰酒在後。”遂命家僮擺上酒餚，五人對花暢飲。王楚蘭道：“小弟昨日在一敝友席上，聞他道飲酒有‘四樂’、‘四不樂’。不樂的是‘高聳聳烏紗一頂，整齊齊皂甲兩行，花簇簇五堆果罩，鬧嚷嚷一本弋陽’。”眾友道：“此係拱居暴發所為，我輩雖不在座，聽之亦覺可厭。請教‘四樂’如何？”王楚蘭道：“今日之飲是也。‘密契契二三知己，香艷艷滿院奇葩，明皎皎水輪初上，韻悠悠笛弄梅花’。此我輩真樂也。”富子周道：“若將今日之飲言之卻當，若以此四句盡飲之樂，則未也。溪山猿鶴，林下紅妝，對之而飲，未嘗不樂。待小弟明日作東，請一小時，為兄上壽之樂，可也。”

流，暢觀佳麗，相如兄不可推故不來。”王楚蘭道：“我輩既非烏紗帽，船中又無弋陽腔，相如豈有不來之理！”遂笑謝而別。

次日，富家遣僕持帖，請游虎丘。不料聞生因賞花坐久，為風露所侵，偶染寒疾，不能出門。無奈富僕再三苦請，聞生道：“我作一詩，與你回復相公，斷不難為你。”詩云：

畫舫多佳麗，溪山景倍幽。
深柳藏鶯語，高梧映碧流。
主人還白醉，把盞蕩輕舟。
爽約因花病，無緣追勝游。

遂一簡與來人，道：“我病是你親眼見的，今日不能領情，容日後到府上奉謝吧！”富僕回到舡中，只見王、杜、方三位俱已來齊。將簡遞與主人道：“聞相公有簡在此。”富子周接來一看，大叫：“掃興，掃興！今日之游，卻遇相如有恙。”王楚蘭道：“他簡中如何說？”富子周道：“竟無所說，有詩為證，諸兄請看。”眾人看畢，杜伯子道：“既不來，我們何不開舡，往虎丘登眺一回，以盡今日主人之興。”

卻好方古庵因進京，便道要游虎丘，叫管家租一只游船，同賈有道往小唐橋進發。但見：

綠蔭朱欄，茶灶爐煙飄渺；雪寶雕牆，酒家海陸雜陳；曲曲迴廊，擺列出百般盆景；飄飄仙子，翠繞著雙鬢雲飛。

來往游人，笙歌盈耳。船中也有焚香啜茗的，也有敲棋斗杓的，也有紅裙進酒的，真是應接不暇。忽見二三少年，蕩一小舟前來，方公仔細一看，卻是富子周。富子周也看見他，便道：“啊呀！老年伯為何到此？”那老者就立起來，拱手叫住了船。富子周對眾人道：“此乃敝年伯方古庵，現任臺中。”王楚蘭便道：“莫非嘉興諱正的麼？”富子周道：“正是！”就走出船來，道：“老年伯，請過小舟奉揖。”方公正要過來，各各施禮坐下。富子周欠身道：“不知老年伯到此，有失迎候！”方公道：“不敢。學生因假滿入都，昨日方到，當事都不欲相會，因愛虎丘之勝，故同舍親到此一游。”因問道：“此三位何人？”富子周道：“都是敝同社。”一一說了姓名。因說道：“老年伯既來游虎丘，就屈小舟一坐，少刻奉陪同往，不知可以屈尊否？”方公道：“諸兄蘭亭佳會，小弟怎麼好做王魯直？”杜伯子便道：“但恐有褻老先生，就連旁邊坐的那個人也請過來。”

原來此人是方公的陪堂，姓賈名有道。你說這人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頭帶一頂鴨嘴方巾，身穿一領天藍道袍，胡鬚蒼白，面貌黑麻，左顧右盼，滿口不脫奉承，後拱前趨，遍體盡皆謙讓。勢利場中書記，公卿門下幫閑。

老杜邀他過來，一齊坐了。富子周問道：“老年伯入都，家眷同行麼？”方公道：“學生無子，年丈所知，只有一個小女，如今攜之進京，同在舟中。”因見桌上詩箋，就拿起來一看，不覺連聲贊道：“好詩，好詩！是哪一位社兄之作？清新高老，真字字珠玉。”杜伯子道：“此乃敝友聞相如之作，今日因有病，故寄此詩來。”方公道：“此兄多少年紀，有此美才？”王楚蘭道：“敝友年未弱冠，纔實冠軍，不獨詩賦擅場，亦且試必領案。”方公道：“有此美才，實為可敬，可曾婚娶麼？”富子周道：“尚未曾聘。”方公不覺喜動顏色，道：“如此高才，老夫日所未見。煩老丈致意此兄，說學生願一識面。”說罷，擺上酒來。飲了半日，同到虎丘千人石、梅花樓盤桓了一會，回到舟中，翻席又飲。方公因問道：“貴省文宗吳憲老乃是敝同年，想不日按臨了。他胸中極博，不知他取士何如？”杜伯子道：“如今宗師在雲間，也就發牌考敕，府丞極廉明。雲間朋友，未免好名失實者多，宗師考法甚妙，也不狗虛名，也不查前案，也不收書札，只憑文字定優劣，絕無情面。及至發落之日，決要逐一唱名，優等的花紅之外，倍加贊賞幾句；劣等的也去安慰勸勉一番，便道：‘本道閱卷，並無成心，爾等文字，仍有一日之短，遂致下等，功令使然也。若能從此勵志芸窗，何愁下科不擢上第？’如此作為，所以人皆稱其公而且明。目下若到敝府，是敝府孤寒之幸也！原來是老先生的貴同年。”方公道：“據兄所言，敝同年可為極得士心的了！”富子周忙斟了一大觥，送與方公道：“老年伯話久了，再奉一杯！”方公道：“不敢。席深了，就此告別。”遂起身辭謝眾友。出船頭，執富子周手道：“但聞兄必求年丈邀來一會，以慰企慕之懷，足感高情！”便一拱而別。

賈有道一路隨著方公，暗想道：“聞生不過一首詩，能使方公念念不忘；若人品再好些，一定奪了我的心事了。”便假意問道：“那聞相如既有此雋雅詩才，諒必定是個大成之器。”方公道：“且等聞生來時，便見分曉。”說話之間，早到座船。賈有道自回二號船上去了。

方公歸到艙中，夫人、小姐接著。問道：“今日何故歸來得遲？”原來夫人綜氏，單生一名小姐，小字芳芸，年方一十六歲，生得姿容非常，真是絕色佳人。女工針指，不消說起，就是詩詞歌賦，也無不佳妙。有詩一首，單道他的才貌：

一枝秀絕貯瓊樓，美玉從來不暗投，
衣剪春雲堪作珮，神澄秋水欲凝眸。
頰和琥珀偏增媚，腰著輕羅惜太柔，
漫道大家能獨步，於今仕女說班頭。

只因他如此才貌，方公夫婦十分珍惜，要與他擇一個風流佳婿。選了許多人家，都不中意，所以直遲到如今。當日所見聞生如此美才，便留心訪問。方公見夫人、小姐問，遂將前事說了一遍，笑嘻嘻地向袖中摸出聞生的詩來，遞與小姐，說道：“你看，這詩何如？”小姐接著，看道：“此詩甚好！但不知何人所做，是何題目？”方公道：“此是當年侄社友聞相如之作，今日因病不赴社，所以寄此詩來，適纔我偶然看見。聞他年紀纔得十七歲，去年案首進學的。我叫富生約他同來一會，若相貌出眾，我就要招他為婿。”小姐聽見“招婿”二字，就把頭低了下去。又將詩稿看上兩遍，低低說道：“字也寫得豐致！”方公欣欣得意，各自歸寢。小姐到了自己寢處，又把聞生的詩細看幾遍，果然字字清新，句句雋逸，心中十分愛慕。

只有賈有道回到船中，十分不樂，你道為何？原來賈有道有個表親，姓繆，叫做繆文甫。兒子繆成，買得個秀才，會寫得兩個“之乎者也”，聞得方公的小姐十分標致，因老賈在他門下走動，便一心要想天鵝肉喫，與賈有道商量，要做方公的女婿。便道：“若得事成，願謝銀三百兩。”賈有道便叫繆成拜在方公門下，又央人做了些詩文，請教方公，老賈便把親事的話透了一番。方公擇婿甚急，見賈有道十分稱贊，要當面試他一試後回復，所以賈有道只道有幾分成了。日間聽見方公的說話注意聞生，他就十分妒忌，心裏想道：“繆家親事不成，我三百兩銀子就沒有了，須設一計破他纔好。”躊躇了一夜，說：“且看他來，我隨機應變便了。”正是：

笑裏有刀，口中有蜜，人面易知，人心難測。

畢竟不知賈有道如何設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